

老弱的田徑健將 單國璽樞機

這場好仗，我已打完；這場賽跑，我已跑到終點；這信仰，我已保持了。（弟後 4:7）

浮雲

單國璽樞機曾經做過花蓮和高雄的主教，在這兩個教區的牧民工作上，他接觸了並愛上了原住民的純樸生活。剛到七十五歲時，他就向教宗申請退休，預備全部時間為他們服務。教宗卻認為他身體健康，又在台灣的主教團內擔任重職，所以，直到 2006 年，當單樞機八十四歲那年，才讓他退休。

單樞機是耶穌會會士，一生只有聽命於長上或教宗，以為退休後，可以自由選擇他自己喜歡做的工作。怎知，連退休的計劃還未安排好之前，醫師發現了他患有肺癌，而且已是第四期。跟據醫師的經驗，這是癌症的末期，只剩下幾個月壽命。

像一般人一樣，單樞機的第一個反應是：「為什麼是我？」。祈禱後，這問題改為：「為什麼不是我？」，並且決定放棄為原住民服務的願望，把剩下幾個月的生命去分享他怎樣面對這個絕症。原來的計劃是在各教區舉行幾次講座，消息傳出後，收到教內教外團體的邀請，結果一共舉行了二百次以上。醫師所估計的幾個月壽命也增加到六年，聽眾

有大學知識份子，也有小學生，有各宗教的團體，也有監獄裡的囚犯，當然也有一般普羅大眾，而大多數都不是教徒。

這位身患病痛的老人家除了不停地宣揚天主的大愛之外，更繼續為建造一座在高雄山



區的天主教社區勞碌，這就是單樞機就任高雄教區主教之後，沒有多久就想建立的真福山社。在未動工之前或之後，都碰到不同的困難，從計劃開始，一直度過二十多年，他終於能夠看到第一期的工程完成，才回歸去天

主那裡。

我們在兩、三年前看到單樞機的新聞，十分佩服他為主服務的精神。我們不敢期望能見到他本人，但預備來高雄與家人團聚時，找個機會上真福山。

在起程前，收到朋友通知，在真福山上有三天的靈修營，日子也是在我們團聚前的幾天。靈修營是在週五晚上七點開始，我們下午就來看看周圍的環境，住宿樓有五層，二至四層是客房，我們住那間可媲美有北美洲

的旅館一樣大，兩張雙人床，沙發，和書枱都是實用型的，落地窗外有個露台可以看到山下的農田，住客可以坐在這裡看天空看田園，又可以閱讀默想或祈禱。最高那層是員工宿舍和神父修女住的，第一層是一個大的迎客廳和幾個小會議室。地下還有一層是飯堂，大會議室，和天主教文物歷史博物館。



在這主樓旁邊有兩座聖堂，小堂很樸素，只有基本的祭台、十字架、聖體櫃等等。大堂是圓桶型，正面有一個巨大的十字架，架上的耶穌是原住民教友的木雕，堂內所用的木材有不少是給風雨吹倒的大樹，既省錢又不需要砍健全的樹木。大堂旁邊有座很高的鐘樓，樓外有幅巨大的聖家鑲嵌圖。這是單樞機的希望，倡導對聖家的敬禮以拯救現代家庭崩潰破碎的危機。

參加這次靈修營的人中，只有我們是從外地來的，其餘都是從台灣各城市來的。其中包括真福山社的院長兩夫婦，他們在大學畢業後，到美國深造就業定居，如今退休了，就選擇到真福山社，成為第一任院長。另外，有兩對夫婦是新教友，他們在學業和事業也有相當的成就，也是單樞機在跟癌症鬥爭時親自開授的慕道班畢業生。

這位為主工作了一生的樞機，到退休後還要帶著病痛到處去講學，為真福山社操勞，更開了三次慕道班。

在奧林匹克的田徑競賽中，單樞機是位老弱殘兵，但是，在信仰的跑道上他是位可敬可佩的健將。這一場是他有一分力氣也去打的仗，到去見天主那刻才停手。



單國璽樞機

*His Eminence Cardinal
Paul Shan Kuo-Hsi, S.J.
(1923 – 2012)*

耶穌會會士

曾任花蓮主教、高雄主教

輔仁大學榮譽博士

第一位從台灣選出的樞機

第五位華人樞機

「請不要用祈禱勉強天主顯奇蹟，
讓我突然病癒，
這樣破壞了天主對我生命的計劃！
我唯一希望是完全承行天主旨意，
或生或死都完全奉獻！」

單樞機強調自己很渺小，
願以生命為信仰做見證。